

搞砸婚禮當天的兩個小時后

距離你和桑德拉爭吵有一個小時了，距離剛剛喝酒有十幾分鐘了。現在，在線視頻的點擊量已超過十萬次。不少人叫你同性戀，還有不少人罵你渾蛋。辦公室的門虛掩著，你可以聽到別的房間里的聲音，最後一個聲響是桑德拉輕輕關閉臥室門上床睡覺的聲音。你今晚會睡在沙發上，雖然你不太習慣，不過你很快就會被送到療養院了。

這可能是你最後一次自由地待在寫作房裡，所以此刻房間里充滿了懷舊的氣息。有些細節變得非常模糊，有些則十分清晰。你能記得伊娃九歲的時候被蜜蜂蜇了，她便把在嬰兒時給她買的一個很貴的萊希蜜蜂玩具扔出房去，還包括裏面的蜜蜂圖畫的兒童圖書；你還記得你媽媽打電話過來說你爸爸去世的那一天；你還記得如何教伊娃放風箏，風箏線斷了，風箏隨風飄去，你對她說風箏飄去了太空。後來的幾個星期，每到晚上她都會問風箏現在到哪裡了，你就說到火星了，到木星了，它被困在土星的光環里，後來又掙脫了，她問你怎麼會知道這一切的，你說每天晚上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會打電話過來，他們在用巨型望遠鏡跟蹤著它。在過去的幾個小時里，你的腦海里不斷湧現無數幀記憶畫面，你很享受，但你也十分清楚，不久它們將因神經通路的改變而被隔斷。

視頻的點擊量已經超過十一萬次了，很難預測最大點擊量會達到多少，你也非常想知道你的出版商是否已經知道了講話內容，或者明天又會發生什麼。很多你認識的人會看到這段視頻，比如你的編輯、你的醫生、你的律師，還有花店老闆。你很想知道這些人會怎麼看你。

所有這些遐想……你要去散步了。你需要同「狂人日記」分開一段時間了。現在你需要偷偷爬到窗外，找一間酒吧，只是在那裡小坐一會兒。就像你爸爸以前那樣，他不開心時就懶得回家。也許你還可以小睡一會兒。

好消息：讓我們來看看……你還活著。

壞消息：你還活著。

漢斯到另一個房間去了，傑瑞默默地坐在沙發上，他喝著那瓶水，看著新聞。新聞里報道的是汽油價格上漲的事，他忽然想到他再也不必為此擔憂了，同時他還想起一件事：她再也不必為菲奧娜·克拉克的事擔心了。他竟有了一種深深的認同感，他想到他在此之前曾經做過此事——不是殺人，他從來沒有殺過人——他看著新聞，看到電視屏幕上出現一個死去的女人，他頭腦中想象的齒輪飛快地運轉，填補了腦中的空白。有時，犯罪小說家的想象力異常強大，簡直可以稱得上是一種詛咒了。所以他以前盡量不去看新聞，每當他看到有人被謀殺后，經常會受案件的感染，腦海中總會浮現出那些人生命的最後幾分鐘的情景：他們所經受的折磨，恐懼、乞求、逃生、絕望。這是憂鬱症升級后的幾個階段。他的想象力不僅牽引著他想到他們被害的場景，還牽引著他來到被害之前的時刻：要是他們遇到十字路口往左轉而不是往右轉，要是綠燈變成了紅燈，要是他們還想再喝一杯咖啡——他們都不會死去的。然而，正是他們的決定，引導著他們一步一步走向死亡。在其他方向，他的想象力也是異常豐富，比如兇手實施犯罪后離開的背影，一位母親看罷新聞節目號啕大哭，一位丈夫瘋狂地猛擊牆壁，孩子們的困惑和恐懼，男朋友乞求警察和兇手獨處五分鐘，他們都會被強迫注射鎮靜劑的，就像昨天那樣。他抓撓著手臂，注射后留下的針眼奇癢無比。

漢斯回來了，手裡拿著一台筆記本電腦，在他身旁的沙發上坐下。他把筆記本電腦放在凳子上，再向前拉拉凳子。

「我覺得我不能掌控決定事情成敗的關鍵因素。」傑瑞說。

「我們仍然可以去脫衣舞酒吧。」漢斯說。

「讓我們把這事處理好。」

在一分鐘內，漢斯編造了如下故事：的確有一個蘇姍，不過她真正的原型是把「朱」寫成「茱」的茱莉婭，她的臉龐讓傑瑞刻骨銘心。他在書中塑造了這個人物，每當想起這本書，他腦海中就會浮現她的那張臉，那麼逼真，那麼活靈活現。每當他承認殺人時，他就會想起這個女人。三十年前，他站在茱莉婭的後院里，黑暗裏挾著他。她是他的鄰居，年紀比伊娃大不了多少，生著一頭金色的頭髮，湛藍的大眼睛，身體健壯。他經常會看到這個女人在清晨慢跑，馬尾辮一左一右有節奏地晃動。茱莉婭六個星期前和男友分手，她的男友名叫凱爾·羅賓遜。據她的朋友說，他經常騷擾她，總是給她打電話，工作時去找她，還會到她家裡去找她。他常送鮮花給她，有一次，他在她家門口放了十二朵凋零的玫瑰。她的朋友讓她報警，拿到禁制令，但她為他辯解說他還沒有那麼糟，儘管他們分手前幾個月他動手打了她。只有一次，如果不算那次他狠命地抓著她往牆上撞的話。她認為告發他會讓情況更加惡化。後來，人們發現了她的屍體，她的男友被認定為頭號嫌疑犯。這是他無法擺脫的嫌疑，他在四十八小時內被逮捕，被控謀殺罪，一年後，他被判定有罪，並判處十四年有期徒刑。在服刑的第十一個年頭，另一個犯人刺穿了他的喉嚨，於是她的前男友就被裹在屍體袋中提前三年離開了監獄。

「種種跡象表明是她的男友殺害了她。」傑瑞說。

「他總是說他是無辜的。」漢斯說著，在沙發上向後仰去。

「如果你認為我沒有殺害她，那麼這個問題就沒有探討下去的必要了。」傑瑞說。

「你以前提到過她很多次。自從你搬到那條街之日起，你就經常說住在你對面的女孩如何如何性感、如何如何火辣。你一直在談論她，後來她死了，你絕口不提了。這事發生在你遇到桑德拉之後不久。在她的屍體被人發現后、她的前男友被逮捕之前的那幾天，你緊張得要命。我想，那是因為你喜歡的人被人謀殺了，讓你心煩意亂得很。但我有時也在想，如果她還活著，如果我沒有教會你怎麼開鎖，又會發生什麼呢？」

他說的那些傑瑞都不記得，忽然他想起與桑德拉之前的一段對話。他們在談論去約會、去看電影，他告訴她自己是個《[星際迷航](#)》的影迷，她問他壁櫥里還有什麼。他是怎麼告訴她的來著？他告訴她，他在那裡藏了前女友的屍體。天啊，這會不會不只是一個玩笑？如果他能記得這些的話，那麼他肯定能記得茱莉婭的。只是他不能。

「不過當她的男友被捕后，我對你的懷疑就消失了。但在過去的一年裡，你開始承認自己殺死了蘇姍，於是我一直猜測蘇姍原本就是她，是茱莉婭。」

「你在胡說。」

「我是在胡說。三十年前，她死了，她的前男友也死了。而你住進療養院里，在現實世界和虛幻世界之間游弋，只要你不能控制自己，你就開始毫無羈絆地遐想。這太不可捉摸了，夥計。」

「當你一年前發現我滿身是血的時候？」

漢斯點點頭：「是的，那天晚上我也想起了她，你的模樣不禁讓我浮想聯翩。」

漢斯合上筆記本電腦。電視上仍然播報著新聞，警察、記者和圍觀的人群站在一幢房子外，房前拉起了警戒帶。這是今天上午傑瑞醒來的房子，漢斯用遙控器調高了音量，警方沒有透露死去女孩的名字。他們看著新聞，誰也不說話，但傑瑞知道他們兩人都在想著同樣的事情，是他殺害了

她。他殺死了茱莉婭、他的妻子，還有花店老闆。是他殺死了她們，甚至還有死在監獄里茱莉婭的男友。他殺死了他們，為了自我防護，他的大腦隱藏了記憶。

「有多少人？」傑瑞問。

漢斯沒有回答。他兩眼緊盯著電視屏幕，新聞還在繼續。

傑瑞繼續說道：「兩個案子都算破了，也可以說沒有破，案子破了是因為他們抓錯人了。自從茱莉婭·巴恩斯死去以後經過了三十年，如果這是真的，我是不是把我犯下的所有罪過都寫了下來？那麼有多少人呢？五個？十個？還是一百個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傑瑞，也許沒有別人。」

傑瑞微微搖了搖頭。他要告訴他的朋友，他沒有殺人，但發現難以啟齒。他不是可能殺了人，而是極有可能殺了人。「漢斯？」

「對不起，老兄。我們需要去報警了，我已經夠縱容你了，都這麼長時間了，現在應該走了。日記到底有沒有新線索？」

「警察會把沒破獲的凶殺案都安到我頭上，我不知道該不該相信他們。」

「但這會給很多人一個交代。」

「那樣做是錯的。如果他們把那些案子都算在我頭上，真正的兇手就會逍遙法外。他們會叫我『克萊斯特徹奇屠夫』，不，也許他們會叫我『刀鋒狂人』。」

「他們已經這樣叫你了。」

「這一次是不同的含義。」

「我需要把你帶到警局，但首先你需要放鬆，想想日記在哪裡。」

「我殺了人嗎？告訴我，漢斯，告訴我，我是不是殺了人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你心中就沒有一絲疑慮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好吧。」傑瑞說，他終於接受了，他別無選擇。「那麼，日記還有什麼用？咱們這就去警局。」他說，「咱們儘快結束這一切。」